



● SCIENCE AND PEACE SERIES

科学与和平丛书



主编：陈能宽

巨人箴言录： 爱因斯坦 论和平

〔美〕O·内森 H·诺登 编

● 李醒民 译

● 湖南出版社

K837.126.1

12

主编：陈能宽

巨人箴言录： 爱因斯坦 论和平

〔美〕O·内森
H·诺登

编
译

上

湖南出版社

〔湘〕新登字001号

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

上

李醒民 译著
刘新民

责任编辑：李建国 李思远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14.25

字数：328,000 印数：1——2,500

ISBN7—5438—0288—0

C·21 定价：9.95 元

主 编：陈能宽

执行主编：王德禄 刘戟锋 朱永红

副 主 编：陈一雄 李义虎 张来举 孟祥林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路桦 王德禄 王胜光

方 敏 刘 兵 刘志伟

刘戟锋 朱永红 孙立民

孙伟林 陈一雄 陈孝平

陈能宽 李义虎 张来举

张敏谦 张索佳 汤开建

郑久平 武文生 季燕京

胡永全 孟祥林 郑 毅

高 源 曾光军 高亮华

蒋世和

内 容 简 介

和平的追求是人类最基本的理想追求之一。本书是关于爱因斯坦这位科学泰斗在和平领域思想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并铺垫有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位杰出的思想巨人是怎样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可以感受到人类的理性思维之花是怎样深刻地影响到现实历史的进程，从中我们也可以汲取无穷无尽的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在我们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爱因斯坦的和平思想、和平观念、和平主张无疑是一份值得认真继承与发展的珍贵遗产。

Einstein on Peace

Edited by Otto Nathan and Heinz Norden
Preface by Bertrand Russell

Avenel Books New York 1981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C1960

译者前言

在人类和平思想史上，20 世纪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世纪。在这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由于发生了两次旷古空前的世界大战而使各种和平思想，和平观念，和平主张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同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无论在生存还是在灭亡的整体利益上已经休戚与共，苦甘同当。于是，首先是一批深谙科学技术之恶用可能造成人类的自杀性后果的科学家，走出纯粹自然研究的象牙之塔，以职业政治家所不曾有的坦率和热情，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掀起了科学家反战运动的高潮。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位从科学走向社会的杰出的和平战士。

人们熟知爱因斯坦，当然是因为他在科学领域做出了不朽的发现和建树。但是，作为社会思想家的爱因斯坦，作为和平主义战士的爱因斯坦，他有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留给了后人一份怎样的精神遗产？翻开本书，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部分答案。

本书由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 Q. 内森 (Otto Nathan) 和 H. 诺登 (Heinz Norden) 编辑，1960 年于美国纽约出版。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就政治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是 1914 签署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明，即《告欧洲人书》。虽然这个总共只有四人签名的声明对后来事态的进程几无影响，但考虑到当时在德国联名发表《文明世界宣言》为其军事

侵略辩护的科学文化界名流达 93 人之多，爱因斯坦刚正不阿的精神气质更显得何其难能可贵！读者从本书还可以看到，在爱因斯坦的黄昏岁月，他的最后的两次签名是在罗素起草的《科学家要求废除战争》的宣言上签名，以及就这个签名给罗素的回信。这个宣言曾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其副本被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等六国政府首脑。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促成了后来声势浩大的帕格瓦什运动，而作为出现在冷战时期一连串类似声明的第一篇，它的历史意义更是无法估量的。

关于爱因斯坦和平思想的主要主张，由于原书编者已在引言中作了大致介绍，我们在此不再赘述。现只就本书中几个值得一提的问题说明如下：

爱因斯坦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同犹太民族的传统是一致的。而且作为一位平等主义者，他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对人的剥削，认为社会主义比任何其他制度更有可能实现与公共福利相一致的、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此外，20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事业从过去私有的、个人的事业发展成了国家的事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已按照规划运行，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奖励和成果评价日趋公正合理，这一切都蕴含着一股社会主义的潮流。作为 20 世纪最著名科学泰斗的爱因斯坦对此不会没有感受。所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都抱有深深的敬意，认为他们都是为社会正义而勇于自我牺牲的伟人。但是，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理想毕竟带有理想的乃至空想的成分，这已为日后事件的进程所部分证明。

爱因斯坦无疑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和平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渐进的，在 30 年代之前，他基本上倾向于反对一切战

争的绝对和平主义，而绝对和平主义与社会政治生活中逆来顺受的消极思想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从 30 年代开始，世人目睹的现实是，日本侵略军强占中国东三省，以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支持和纵容，紧接着是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和纳粹在德国的篡权，使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惨遭迫害，这一切促成了爱因斯坦和平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走向了相对和平主义。正如他后来在给《原子科学家通极》主编尤金·拉比诺维奇 (Eugene Rabinowitch) 的信中所说：“我不是一个像您所称呼的虔诚的和平主义者。而且，我认为人们宁愿起来战斗，不愿让别人屠杀而不还手。在希特勒德国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就是这样。”

与爱因斯坦和平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他的世界政府主张。在爱因斯坦看来，世界政府乃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早在 20 年代，他就幻想建立一个能够维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国际形势又产生了新的幻想，强烈希望战后成立的联合国能够改组成为他多年来所追求的世界政府。但是，他这一理想并没有现实条件，而且，他的理想化建议在当时只能有利于霸权主义。因此，这个建议一提出，即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是不足为怪的。事实上，联合国的成立只是世界民主政治走向建制化地开端，它是否能够，以及怎样调停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乃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近年，联合国在消除地区冲突、援救各国难民、保护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为，以及地区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无疑显示出国际合作的良好开端。

由于本书英文原著铺垫有广阔的时代背景，因而也难免夹杂一些别的观点或主张，如在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通信中，弗

氏用泛性论的思想来解释人类战争的起源和性质，这些都是读者应当加以注意的。

正如历史上一切伟人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一样，爱因斯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爱因斯坦毕竟是20世纪一位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敏锐而深邃的思想，乃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界上，爱因斯坦的和平思想无疑将为谱写这一主旋律增添一串响亮而美妙的音符。因此，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遗产，为推动和平研究与和平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也是我们译者的心愿。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参考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的有关译文，特此说明。另外，孟建伟同志为本书下卷的翻译提供了很大帮助，他初译了第16、17、18章及编者按语，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论语》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言极是。诚希慧眼明目者匡而正之。

1991年7月于北京

编 者 按 语

在编辑爱因斯坦为消除战争而写的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问题。当这项工作在他去世后不久就着手进行时，我们曾希望大部分有关材料已保存在他的档案里。但我们不久就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爱因斯坦本人不太关心系统地收集他的文章和书信；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他才对保存阅读过的许多重要文献和书信予以充分的注意。此外，爱因斯坦许多手写信件并没有留下副本用来归档；并且，在他移居美国前几年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材料，在1933年纳粹洗劫他家时或是丢失，或是被偷走了。

尽管为了记载爱因斯坦在和平事业上所作出的毕生努力，我们竭尽全力从世界各地收集所需要的材料，但无法断定某些重要文献是否有所遗漏；有些材料，特别是爱因斯坦早期岁月中的手写信件，可能要花很长时期才会重见天日。同样，尽管我们能在许多美国和外国报刊杂志上找到并使用爱因斯坦写的（或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章和声明，但也还可能有我们未注意到的已发表材料。爱因斯坦不但为著名杂志，而且也为不起眼的小书刊写东西，其中有些早已停刊；因此，寻找材料的工作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尽管有可能遗漏，但我们确信，爱因斯坦在他一生不同时期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在本书中已有充分的记载，今后若发现什么材料，根据本书收集到的材料对爱因斯坦观点所作出的解释不会有加以改变的必要。

本书中的许多文献以前已公开发表，但是刊登这些文献的出版物却非常零散，实际上常常难以找到。不过，本书中的爱因斯坦的大多数信件尚属首次公开。没有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可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遗产”中找到，该机构是爱因斯坦的文献材料的保管者。除了极少数例外，爱因斯坦总是以他感到亲切而又运用自如的德语起草科学著作、书信和公开声明。他的文风，并不总是平铺直叙，但却常常给人以简洁、有时是雄辩的印象。由于必需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这样就不仅产生了翻译本身所固有的问题，而且我们还遇到这样的困难：许多材料先前以英文译文发表，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并不忠实于爱因斯坦的德文原文。这样就又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予以重译。由于某些译文已一再重印，而且由于同一份材料存在不同译文会带来混乱，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颇费踌躇。

我们对采用新译法并用来对付人们可能提出的异议的理由作了仔细权衡；我们认识到，应该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和后几章之间作出区分。由于爱因斯坦在欧洲时期的材料的翻译一般是在他不知晓或他没表示认可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我们感到有理由对我们看来没有准确表达原文的那些材料重新翻译。关于爱因斯坦在美国期间所积累起来的许多文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他现在生活在说英语的国度里，爱因斯坦对他的文字的英译就更为关注了，因为他的声明和文字通常是用英文提供给公众或他的通信者的，而德文原文却是不为人知的。

即使是在爱因斯坦的美国岁月中，也有一些他的讲话是以未经他审阅的英译被印出或提供给读者的。但是，在涉及到他认为特别重要或会影响舆论的材料时，他是非常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对他所写的每个句子的英译都煞费苦心，就个

别段落甚至某个字眼与译者费心斟酌。要不是他的文稿数量太大,他本会对他所有文稿的译文都一一给予同样细心的关注的。爱因斯坦对于如何才能确切表达他的种种思想和信念是颇费心思的。除了日常通信外,他仔细起草每一封信、每一份手稿,并常常谈到写作的艰辛。对他来说,写作也不总是很容易的。

在爱因斯坦的美国时期中的文稿,出自不同朋友之手的译文,其价值是不同的。他们的翻译常常显得笨拙,或不能准确地表达爱因斯坦的原意。因此,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甚至经爱因斯坦本人表示默许或允许发表的英译是否也应进行修订。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难于作出决定,因为我们意识到,人们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资格对爱因斯坦本人事实上已经许可的任何英译作哪怕是最小的改动。但经过仔细考虑,为了使英译更忠实于原文,我们决定在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修订这些译文。与爱因斯坦的亲密的个人交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爱因斯坦在世,他会希望我们正确表达他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见解和所从事的活动的。

除了极少数无法获得原文的情况,我们在对爱因斯坦手稿的现有译文作修订时所依据的都是他的手稿。我们始终以使爱因斯坦材料的英译成为最终定稿为目标,使得它们不仅能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的意义和精神,而且还能达到语言上的某种统一,以使英语世界的人们与爱因斯坦之间能够进行交流。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以前已发表的一种或几种英译,仍有必要予以重译。每当译文有所修订时,均在各章“注释”中予以注明;但是,若要指出哪些地方作了修订,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本书收集并经精心修订的英译到时会被看作是关于爱因斯坦文字的最可靠的英译。

应当提一下编者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尽管本书的意图是让

爱因斯坦自己陈述自己的见解，但要编者不加任何评论则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文字把各篇文章或书信上下衔接起来，说明它们的背景以及它们写作时的前因后果，并勾勒特定历史时期的总的轮廓。我们尽力把编者的评论限制在对材料的理解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范围内。一些与和平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资料 and 材料，仅当它们对于更充分了解爱因斯坦在世界和平问题上的活动和见解是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才予以收入；但是，我们抵挡住了复制许多重要材料的诱惑，这些文献尽管与爱因斯坦的总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有关，但与本书的宗旨似乎并无多大关系。我们也没有收进爱因斯坦多年来收到的许多有趣信件。为了使读者看懂爱因斯坦对这些来信的复信，我们概述了这些信的内容，只在极少数特殊场合才予以重印。

我们有幸得到各方面的有益帮助。我们对国内外的许多个人、组织、报刊为我们提供材料和重要信息表示感谢。夏洛特·波梅兰茨 (Charlotte Pomerantz) 小姐做了大量工作，在手稿的最后修订过程中，她对材料作出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发挥了很高超的编辑技巧。H. 杜卡斯 (Helene Dukas) 小姐是爱因斯坦近 30 年的秘书，自爱因斯坦逝世以来，她一直是他的遗稿的受托管理人和档案保管人之一。她从他的档案中为我们收集了所有与本书有关的材料；她的丰富经验以及长期、忠心服务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她的合作对于我们完成本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奥托·内森

海因茨·诺登

1960 年 8 月于纽约

注 释

爱因斯坦的私人档案是通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遗产得到的，它们是在本书中重新发表的文献的主要来源。另外的材料来自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原始资料，这些我们在注释中都作了说明。下面的缩写式涉及到某些比较重要的原始材料书籍。

MU *Mein Weltbild* (《我的世界观》), Albert Einstein 著, Carl Seelig 编, 苏黎世 Europe Verlag 出版社 1953 年版。这是爱因斯坦短文的主要德语选集。它是用同一标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由 Querido-Verlag 出版社 1934 年出版的书的扩充版。(1934 年的版本被称之为 MWI)。

IWAISI *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眼中的世界》), Albert Einstein 著, Alan Harris 译, 新节略版, 纽约哲学文库 1949 年出版。以 MWI 为基础。

IAO *Ideas and Opinions* (《思想和见解》), Albert Einstein 著, Sonja Bargmann 修订, 纽约 Crown Publishers, Inc. 1954 年版。主要以 MW 为基础。

OOMLY *Out of My Later Years* (《晚年集》), Albert Einstein 著, 纽约哲学文库 1950 年版。

-
- 此处的“注释”本来排印在英文原版书的正文之后。为了便于读者翻检，我们将各章原来集中排印的注释作为脚注排出，原“注释”之前的说明在此译出。——译者

TFAW *The Fight against War* (《反战斗争》), Albert Einstein 著, Alfred Lief 编, John Day 小册子丛刊第 20 号, 纽约 The Johe Day Co. 1933 年版。

SCHILPP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Paul Arthur Schilpp 编, 在世的哲学家文库, 纽约 Tudor Publishing Co. 1951 年第 2 版。

FRANK *Einstein—Sein Leben und Seinz Zeit* (《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 Philipp Frank 著, 慕尼黑 Paul List Verlag 1949 版。

SEELIG *Albert Einstein: Eine dokumentarische Biographie*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文献传记》), Carl Seelig 著, 苏黎世 Europa Verlag 1954 年版。

目 录

引言 (1)

序 伯特兰·罗素 (11)

1 战争的现实 (1914~1918) (14)

2 德国革命：希望和幻灭 (1919~ 1923) (50)

3 国际合作和国际联盟 (1922~